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本行記下

杜環　李疑　程平　顧黑子

金養　潘連　蔡通　盧陵劉僕

王芳　曹滐　韓巍　阿寄

任良幹

杜環金陵人本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焉一元所交盡四方知名士環好學工書國初被薦除學錄大祖善其書尋入侍春坊大爲皇太子所眷環爲

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故兵部主事常允恭者父友也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有識允恭者謂母曰今安慶守譚敬先允恭友也盍往依之母如其言詣之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游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哀泣隨人往旣訪一元所在則一元已死惟環存天方雨母服破衣行入環家正對客見母大驚因問故泣數行下坐母之呼其妻子皆出拜母環環妻爲母除故衣更着干衣（干郎乾）食寢之母問環吾兒平生所厚故人皆安在且吾尚有幼子伯章也環知故無存者卽存亦不足

倚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母且止郎無
人環在也雨止母見環家貧堅欲出訪環令媵女從
之至暮果無所遇逕環購布帛製衣衾令家人以下
皆母事母母疾身爲烹藥進匕筯不敢大聲語去之
十餘年環以貲禮郎奉詔祠會稽道嘉興遇伯章泣
語之故曰急尋母伯章曰吾亦知之道遠不能至耳
環歸半歲伯章乃至母見伯章相持哭是日爲環初
度家人止之環曰母人情也旣伯章見母老不可歸
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後三年母卒將
死舉手向環曰累君累君顧君生子孫皆如君之爲

人環殯葬母歲時祭其墓環仕終太常丞
李疑南京人南京國初為京師四方之人麕至客舍
主人授一室容榻而已客朝出暮歸盥濯皆自具月
責錢以數千疾病輒遣出婦孕將產以為不祥却不
舍獨李疑以尚義名疑教授小兒賣卜自給固貧甚
金華人有范景淳者吏吏部得疾甚殆人不肯舍之
杖而踵疑門疑為汛除明爽具床褥爐竈徵請醫師
身為煮糜煉藥旦暮執手問所苦旣潰甚矢溲汚衾
席手刮滌不少見顏色景淳曰累君厚矣必不能生
無以報德囊有黃白二金可四十餘兩在故逆旅舍

君往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然何以報爲景淳曰君不取屬他人矣疑求里人偕往取以歸面發囊籍之景淳死出私財治殯取所封囊寄其里人家作書名其一子至按籍還之二子有餽郤弗受更贐之

平陽人耿子廉械逮至京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疑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夫械逮也妻號於草中人命至重娩身之後倘犯風露死不亦悲夫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用是疑名在士大夫間

程平績溪人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鹽

價事罹法累及平御史廉平枉喩平曰灑衆則免矣平曰不幸人誣而又誣人是欺天也平寧當罪御史歎異之尋謫延安與同郡休寧人朱仲杰同行盛暑憩道傍樹仲杰曰汝守行李吾往覓寓舍仲杰入酒家留連則不來雨大至漂其囊平自抹不暇仲杰還盛怒責平平如數償之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能醫有梅百戶者請之醫明年病其家度不起悉以資斧寄梅曰待吾子來與之既梅謫守他郡而仲杰死平爲具棺殮或曰仲杰待君俱戾不道君何遇之至也平曰彼自虧德耳同郡而生同憂而來死無歸於我

歹古之道也久之仲杰子行至汴聞其父巳死向
百戶取父資即還家紿母曰巳買地葬父矣居三年
平子實往省平平乃命實送仲杰柩歸信報仲杰子
令迎柩仲杰子殊不顧平謫滿歸見柩尚留殯後園
歎曰吾不憚延安數千里爲歸柩休寧績溪相去幾
何且子紿其母必慚不來即令孫通送其家

顧黑子揚州人與其主顧圭以戍籍隸泉州洪武初
圭坐事繫獄累歲黑子採薪給圭圭釋歸復以甘脆
爲圭養圭死其子宕而窶黑子仍爲酒家傭給贍其
衣食爲娶妻人歎黑子微賤而有士君子之行

金養樂淸人王華之僕嘉靖中倭寇至華女婦數十人前遁賊望見追之衆大窘養揮手主第走卽扼橋格賊賊刃如林養持孤把出入死鬭良久始仆而主人遠行矣

潘連吳縣人農於胥口弘治壬子吳大水方春腐麥及菜穀苗始萌溺湖漲中衆惕號不知所以捄連率諸農負土築防桔槔雷運出其敗者於水中絡竹爲大櫛疏而立之苗以復長正德庚午吳又水連趣衆急從水底掇苗壅之它泊壞將俟潦怒洩而種之俄而水益洚加壬子者二尺連教多汎水艇取坻京之

土循岸址覆之日勞百人然不能尋丈風浪又去之
連益令衆編葦卷土復投趾上其趾漸隆稍出水外
即復以白茅苫其兩傍以拒風浪遂以成隄因集少
壯布桔槔十百具并力排水大出堤外外水浮於內
二尺連日夕乘艇廵視補缺塞漏增土培堤堤益固
則全稔嘉靖辛壬癸甲歲荒凶乙酉乃和其秋則蝗
生若蠅若蚊叢於禾端連俯視之曰蝗也吳田故病
溢不省所謂蝗者連爲小網網之括之輕綃奔告縣
請轉言之上官縣曰我當言審諦之連奔歸持苗入
縣破根視之食者如螬裂節莖視之食者如蟆告

縣曰民向者所見螟爾螣爾今也破其根食如蠐螬則蟊也裂其節莖食者如螻則賊也蓋四蟲具焉縣以轉白巡按御史御史繪蟲形并櫝之奏乞減租天
子戚然下詔吳縣得免什之四

蔡通者為京師府軍老而代時時步行皇城下數輒石自某門至某門凡損而墮者幾千幾百有幾傭書具疏走通政司奏上請脩葺下工部寢不行數年復
奏復被寢又復數年復欲奏其子諫不可妻苛止之不與出傭書錢通潛脫銀簪傭書奏人遂走以上復
下工部工部郎惡其瀆擾送法司訊治論贖罪費家

貲金妻若子互訴譎而通老病死通素不識書當其
其疏時對客舉其詞若流及見沮輒歎曰朝廷養士
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計此者或曰此惡足與計曰正
足與計也必待不可計然後計乎李東陽曰通見誠
少譬如以管窺天乃眞見天有位者不能觸類而大
之則誠媿通爲作都城遺老傳
廬陵劉養正僕劉養正者正德中舉人從宸濠反者
也養正試京師聞人藉藉言武宗禁中事謂天下必
殆焚試卷矢不仕其平生頗通天文讖諱言退見江
漢間帝星明是當有王者起即私自糾於宸濠養正

之僕時時諫養正至涕泣養正家延一方士北面之一日夜分僕出叩頭方士願有請方士疑曰欲方乎僕流涕言吾主與寧王善僕覩寧王當旦夕反亦當旦夕敗僕竊覩先生有道氣抑吾主北面而事先生先生寧欲禍之耶方士聞僕言大驚旦已去而久之養正從宸濠反矣養正死獄中僕收之養正家簿錄養正妻在行僕願從吏逐之曰僕從主母豈失也哉徒跣京師饋養正妻獄中養正妻死奉屍合葬歲上塚哭祀

王芳太倉人守教不殺雖一蝗必活之嘗訪舊小直

活遇慈谿人費廷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移至巳舍與共寢食撫摩將護有如同生廷槐病潰便溺狼藉手滌除之廷槐感泣生何以報舟次呂城索筆作書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巳矣倘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匿語脫而逝目果不瞑芳祝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費兄達人而怛化耶摩之不瞑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廷槐喉間砉然有聲兩目漸瞑而舟人不知也三日載至虎丘乃出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僧寺寄訃其父父來

舉匱弗前遲明芳至絜酒哭送其匱乃舉廷槐父泣且謝曰雖我爲父莫能過君

曹滐句容人生平長厚不與物忤一日游城市遇擔柴者悞以鐵擔頭撞入其目瞳隨擔出血流滿地昏瞶中猶强謂其人曰我兒剛直無爲若獲亟向西行頃三子至紿之曰其人東行矣追數十里不遇乃返

隰川王府鎮國中尉儀賓韓巍沁水人訪兄太康縣賊師尚詔王千斤攻陷歸德乘勝攻太康時縣缺令第一老主簿束手而已城內又有賊應四五十餘人巍率衆抗賊度不能勝登樓聚矢石相持三四日賊

縱火焚樓巍力竭被縛賊愛其才勇脅與同事巍大罵不輟賊鈎斷巍舌剖巍腹刳巍心至死神色不變詔書旌表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三人其季死僅妻徐氏昆弟別產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寡婦得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徒費我藜羹阿寄歎曰主母謂我不若牛馬耶乃爲寡婦畫策營生寡婦出簪珥委寄得十二金而已寄則入山販漆朞年三之謂寡婦曰主母無憂立富矣寡婦年七十餘阿寄爲致產數萬金婚嫁其三女二兒

齋聘皆以千金其二男入貲爲國子生而寡婦阜然雄一邑阿寄見徐氏族雖幼必拜徐氏之人騎阿寄途遇之必控勒數十武也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家計鉅細悉剖分之曰以遺兩郎君可世守也既死徐氏諸孫疑有私藉籥啓其篋空一嫗二兒饔食敝衣而已

任良幹字直夫桂林人嘉靖中舉鄉試不第就官潛江教諭有鄞人劉姓者爲巴縣簿其妻弟王邦相攜幼子曰六兒往訪之簿拒不爲禮會亦失官歸邦相不得已乞附舟尾又且病簿恚之至潛江推而棄諸

垢穢祥躬治之父憫祥勞使就婦處曰吾病且愈可留一僕侍我祥陽承應而陰伏父寢父夜起溺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黍脇父驚問誰見祥應聲持之泣曰兒孝至矣吾其痊乎已而果痊祥與其妻益竭力承歡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熊薦鏡中祥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然無凝滯年九十餘卒

王原文安人父珣苦賦重別妻出亡不告所向入輝縣夢覺寺爲僧爨下有年矣時原在襁既長問父於母母告之故常痛心也娶妻月餘別母尋父母曰得

父甚喜顧去家二十餘年矣杳無音耗何處可尋原
仰天號曰人而無父曷以爲人初去涿境東行齊魯
閒數年一日於田橫島日西風急止宿土神祠夜夢
入古刹日將午見廟僧煑飯就乞食之與一盂曰莎
米飯味苦爲汝澆甘肉汁也因曰如來如來眞箇來
好去好去還須去驚覺祠門軋然有聲有一丈人杖
而入問原所繇以實對因語以夢丈人曰吉夢也午
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肉汁附子膾也當南去而
求之寺中原如言趨臨淸縣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
逾月入輝縣造夢覺寺雪夜寢寺下天將曙一苾芻

出見駭之問故知其與爨下珣同縣入語其住持住
持召食之出珣與對問得其邑里姓名知其爲巳子
抱持哭珣曰抛棄妻子二十餘年矣何顏以歸我終
爲輝山下鬼矣原首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哭住持
乃强之歸住持曰法林詩僧也原有男子六人孫曾
孫三十餘竝耕讀守業有司鄉里皆羡重之
容師偃香山人祖悌與邑人稱爲孝行先生師偃一
門咸遵悌與之教師偃父病癱朝夕在侍正統中𩕳
父逃寇寇追急父麾師偃遁去泣曰父子更相爲命
去復安之俄俱被執寇縱火焚父師偃請代遂就焚

年二十三

顧復靖江人嘗作貧士詠皆有道之意成化中以貢入京師當就銓念母不置請告歸省旣母促之授官曰兒念母不願往也母乃命其女夫與偕至京師遣女夫歸曰爲吾省母未幾卒一日母於夢寐聞哭聲曰噫兒死矣數日計果至及柩還故所服員帽庋諸柩上母哭則員帽輒墜地若有推之者妻子哭則否世人名復死孝

張鵬宿遷人自幼侍奉祖母併父母尊輩俱執孝敬不敢怠違祖母歿送殯之自令闔家男婦洗足護綁

母死廬墓三年鵬家人百餘口八代不分成化中旌
表
趙時中羅山人仕御史聞父病殁辭歸奔訃離家二
百里廬墓苫寢朝夕哭負土成墳時歲凶多兵賊
盜見時中蔬食水飲淡薄終孝各自相戒三年之中
四十里內盜不入境
王允歷城人仕湖廣左布政使早喪父哀毀切至事
母至孝母卒奔赴殞絕結廬墓側負土脩塚比身於
僑人成化中旌表
黃鍾慶都人祖居頫父鑑及鍾子顒孫世儒曾孫仲

寧男婦計一百二十八自永樂至弘治元年六世同居無兩爨其家以耕讀爲業孝養爲先鄉黨有貧乏者常周急之擇其子弟之良者聚而教之又有泰州民王玉七世同居武陵縣民談錄興國州民石幽六七世同居太倉人瞿剛陵川人李需密雲人李琚並六世同居陵川人徐㯖合肥人鄭元宜都人趙思綱安樂人朱勇歸安人張顯並五世同居俱弘治中旌表

蒙景潑仁化人母滯病不藥號泣焚香禱以身代母愈踰年卒哀毀切至喪葬如禮結草廬墓少間則讀

問父曉仍宿墓如是者三載父患疽景澄告天以口
吮啗三日而瘥父卒遂終廬墓時年八十矣其子欒
念其老生疾浼懇親　曉請以歸竟不從而終老於
廬布弘治中旌表
李洪吳橋人母患時氣命在須刻洪曰惟天可告焚
香懇祝夜臥有神人懸空而言說生人肉可以治之
覺曰肉在我身沐浴潔淨以刀取左脇肉熟而進之
母遂愈弘治中旌表
虞謙寧波人就傳授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淚尚書
楊守陳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成化中從兄謙以

富民戍安定已歸有司逮捕甚亟父遣讙代行讙遂往抵安定者久之守陳習讙爲人乃爲請免弘治中父病痢顧天請代穎爲之墳及卒水漿絕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輟坐臥苫塊袒髮面黑念父好老氏日誦道德經一遍畢而哭哭久寢磚爲漬母死亦如之而遂遠其妻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也如此者十五年人號之曰瘦齋以其始本肥澤至母已也骨立而瘦

田耔汾州人弘治中舉人知長淸縣居官鯁直一介不取事親孝養誠至親沒廬墓哀思骨立嘗有旱霜

殺禾獨近墓之禾不傷人謂孝感應釪能孝族人多
孝順者鄉邪推重與辛彥博立爲忠孝祠祀之彥博
釪同邑人故名彥德國初以歲貢入太學明經篤行
爲高皇帝所重授監察御史賜名彥博以期之仕終
浙江左布政使居官四十年委身忘家身後子孫貧
窶里人稱其公正無邪清脩苦節云
潘選婺源人第進士爲江山知縣屢請歸養既陞户
部主事而父卒哀毁不勝服闋陞山西按察僉事念
母老懇求致仕不允憂熱得疾遂棄官歸至家値母
病忽思食鯽羹急不可得家人請以他魚代之選曰

欺母欺天也解衣入捕池中立得二鯽作羮進母母

遂安好母以壽終選哭仆喪次後七日而沒　中

旌表選正已率物風裁嚴肅其爲僉事時吏多望風

解印綬

杜慧任丘人第進士仕同知因忤權貴棄官歸孝讓

睦族四世同居父卒廬墓三年母年九十九得疾慧

八十二矣尚侍疾惟謹母卒復哀毀廬墓者三載至

九十七歲而亡

史載德新鄭人第進士歷御史父沒哀慟殊常旣葬

廬墓朝夕哭奠小大之事先啓後行人稱事死如生

弘治中旌表

衞宣陽城人母卒廬墓蔬水自扶縣失庫金有誣及宣者令拘宣未按先桎梏之而下之獄忽陰兦晝晦江中迅雷掣電風雨交作令疑而釋之其夕雲月朗霽人謂孝子動天弘治中旌表

熊玻涇陽縣增廣生年十九母病寢食俱廢湯藥身嘗母沒披跣慟哭不忍遽葬浮厝于庭坐臥草土三月祭葬搆廬墓傍朝夕哭奠服闋歸極力養父父病至沒並如前孝負土增塋倍高疇曩朝夕溢米形容槁敗有數刼賊入廬欲生焚之玻出迎不懼賊因問

玻聞爾產殊厚何悴乃爾玻曰日夕思慕一覺其亡廬無長物僅有麻衣借解送君賊驚歎辭謝去弘治中旌表

馬宗範開州人事父母至孝父歿廬墓昏夜有盜二人入廬求宿告曰餓甚宗範命僮作羹飯食之聽其哭泣之聲私相語曰可別圖生勿盜孝子弘治中旌表

徐澄崇仁人家貧不能具甘旨借貸爲之曰債可還也親不可易也可缺延賓不可缺奉親居處致慎滋味致豐臥起盥櫛便溺之事皆身致之親沒廬墓有

白鵲白烏來集鄉人素薄其親者皆感化歸厚弘治中旌表

易直宜春人父被誣繫獄直請身代不得繩項散髮日跪府門守乃出父父病瘀直取吞之告天而愈父卒廬墓既滿歸家母病流賊行劫舉家奔潰直抱母哀告賊亦不忍加害母卒廬墓如前歲旱鄉民請直禱直齋沐途拜三日獲澍旌表

何壆新城人第進士仕程番知府少孤力學聞羅倫學有省日夜奮淬母喪哭毀幾不能生一日病且劇所親謂之曰君毋滅性食之肉羹半盂哽咽不能下

竟却去子疾甚引醫診視弟不敢離苦次撫膺曰子死矣出殯時霜重氷膠徒跣行十餘里足破血流不自知也廬墓三年無識不識皆嘘唏歎悼曰孝子孝子

呈居官介甚爲郎時劉瑾聞呈有一古琴諷欲得之呈不與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入仕三十年蕭然四壁居家無贖質之金

王濟黄岡人第進士官郎中母沒廬墓寢塊哀泣吐血服闋就官一聞父疾減食廢寢三疏乞歸父久病籲天乞代罄貲求醫盛寒酷暑不解衣冠不入內舍者凡四載父病秘結手探取之父患痢手自捧糞嘗

其甜苦及卒抱屍達旦哀毀幾滅正德中旌表
謝廣字志浩祁門人父忠母汪父出賈梁宋間忽有
方外求僊之意遂久去不返廣十六讀穎考叔事廢
書泣也既而曰宋有朱壽昌者豈異緊人將出求父
未娶婦亦無他兄弟既長納婦七日即別母求父誓
必得之次大梁遂得父於小寺旅邸號泣抱持父摩
廣頂曰兒遠來良苦吾今歸矣相依旬月父紿廣曰
汴北尚有浮貲吾往取之與爾同歸會廣伯若兄自
魯山來會因托二人代侍緣父深感彼道得間即脫
去滅跡伯若兄還廣躋踊幾絕莫知所趣忽傳父在

魯山郎甯餌往尋弗得有郭氏儒生苦留之學曰君若居此兼可得父曰學非求仕乎仕非求忠乎不孝何忠儒生不能強也去之陳蔡鄭衞達于荆襄迮于河上舟涉陸跋酒肉弗御夜則稽顙北辰以控精懇人爲感動每每導送窮幽索險渺無彷彿家書至聞其母病徬徨走歸長路號哭歸侍疾母愈聞武當有道人影響其父復辭母往求步拜以往至則非是又聞終南山中多學僊侶衝暑躡冰雪歷風濤崖磴深入窮探足瘃且跛竟不得遇甯餌汴河又十餘年形羸髮禿悵悵待斃而已家又報母大病倉皇籲天兼

将至家跪泣床下奉母復安又數月逡巡進曰兒初意父游想方外今窮矣嘗聞河埠館人云有徽客每二三年駕巨船一至貨盡即去述其容貌行事殆類於父兒儻求之復與癖往候踰年又不至纍纍歸而母老且病矣日率妻子竭力爲養結樓望父繪像事之母以天年終具父衣冠招魂窆焉

何競蕭山人父舜賓爲御史坐事謫戍廣西慶遠衛被赦爲民家居數持吏短長貪横其縣中縣前後令皆憚之今當塗人鄒魯者亦嘗爲御史坐罪貶稍遷蕭山其爲蕭山暴刻甚惡舜賓數裁抑之舜賓時時

對人發其陰惡魯未有以中會舜賓怨家奏舜賓非遇赦實逃歸舜賓故隷尺籍乃家居其衣冠如縉紳朝廷下所司驗狀以聞魯故隱舜賓赦牒曰舜賓被赦無驗當送故戍所審之彼戍所官乃知舜賓果赦不也訓導童顯章者舜賓門人知魯陰事魯陷以他獄論絞獄上憲司疑之下府覆治顯章送獄時道經舜賓家入與謀魯聞輒大詬曰舜賓乃敢纂取重囚發卒圍之毀門入并捕舜賓送獄不更白上司令卒十餘人送舜賓之故戍甚卒置舜賓死卒道窘辱之至餘干宿昌國寺夜以濕衣閉壅舜賓口舜賓呼曰

嗚呼枉生七十二歲遂死魯還欲捕舜賓妻子競與
母逃匿久之魯陞山西僉事競乃募死士數十人艤
舟潛歸伺其行扼之塗出鐵椎袖中擊魯傷其兩目
盡拔魯髮又拔魯曳登舟更溺之乃與魯連綫赴訟
按察使鎮巡諸司驚愕不知所爲竟不能決魯逃歸
當塗競走闕下訟寃幷告魯不法事命刑部郎中刑
科給事中會浙江巡按御史按驗魯競俱坐死罪競
母擊登聞鼓訴寃復遣大理寺正覆按下三法司詳
議罪魯死以競爲父報仇編戍之福寧州竟赦還閭
浙間稱競曰孝子

陳大韶嵩明州人臨父監生忠聽選京師父沒大韶不忍焚化鬻裝稱貸萬里孤身扶柩歸葬既葬廬墓墓在曠山之中獨居三年豺狼盜賊不相驚擾母沒如之正德中旌表

劉靜萬安人諸生也正德間流賊破縣靜年二十三負母奔竄賊欲害母靜翼蔽求代賊怒攢槊殺之猶抱母不解既死屍七日不變旌表

傅𣝗字廷濟泉州南安人年十六舉于鄉二十登進士授官行人祖凱父浚並以進士為郎𣝗授官方歸娶時其祖尚在郡守諸公來賀凱治席延款𣝗奉酒

行束身傍侍浚郎工部時櫬以行人有事於湘府事未竣聞母病在京師請入京師視母方再往湘竣事禮部尚書劉春曰無害於公而可教孝覆奏許之母沒居喪遵禮其後浚娶後妻從官邸私其二蒼頭奴浚稍稍聞之欲行處分遂暴卒櫬聞奔邸且慟且疑密得二蒼頭狀心藏之及扶櫬歸二蒼頭驚覺遽亡去密求者久之知其一亡之德化縣傭深山巨姓家櫬微行至巨姓家告之曰聞有一人力作君所欲得見之君幸無匿巨姓出奴櫬告巨姓曰是僕奴也有罪而不可面數君幸入內巨姓入櫬出袖中鍾破蒼

頭顱立殺之謝巨姓去而其一不可從矣喪葬畢慟而誓曰父讐尚一可爲人乎裂衣冠屏妻子出宿郊墟間蓬垢憔悴饑寒風雨不知就避時時撰詩若文走帖市頭坊門大率庾詞隱語然讀而翫之知其深於道德而出於仁孝也此時親戚朋友亦不能知檝目檝狂易而已乃檝每遇迅雷爍電中夜必興正衣冠拱立武宗皇帝哀詔至具衰杖朝夕臨終期然後釋服至其子纛卒不哭也或詰之曰古有喪明公何忍耶檝涕下曰不能爲子而敢爲父傳之諸父不忍檝瘁數請歸舍卒不肯久之其繼母卒乃歸蓋自廢

自棄自罪自罰者三十九年又十有五年而楙卒

劉憲靈石縣諸生也母八十餘年雙目俱瞽憲奉事惟謹忽强賊入城刼掠憲負母避之城外賊追至欲殺母憲哀告曰寧殺我賊釋之行至嶺後村憲竟爲賊所殺賊大火城中憲宅舍隨火隨滅人謂賊雖殺孝天實祐善正德中旌表

羅璋遂寧縣諸生母被賊捉手挺長鎗拒戮三賊賊捨母去後賊追至璋力捍賊使母行遠戰三合竟被執賊剜心剖肺碎裂其屍聞者哀之正德中旌表

蘇純湘陰人弘治中舉人幼事父母繼祖母至孝父

病衣不解帶唾壺穢器手自澣濯父沒絕鹽飲水形容憔顇母命食粥咽絕復甦未幾母沒泣曰父亡而存者爲母也母氏又亡何用吾存傷痛之形如割肺腑繼祖母父母三喪相繼不面妻室者七年其葬母時值隆冬積雪百凡躬親竟中寒疾卒于喪次正德中旌表

李豫浙川縣監生父卒廬墓有白兔之祥正德中有賊百騎過其家豫衣冠告之曰小人有母年高且病且勿驚動財物任取賊知其孝愕然相戒幷其鄉村亦不掠之後母沒亦廬墓三年豫拾金還人推地以

葬無主者
向化靜海衛指揮向上之男也上以事得罪憤而投
海死化沿海號哭求屍不見亦投海中忽上屍浮出
潮中衣服脫落時天方霽乍爾震雷大雨既過化頭
頂父衣徐徐浮至一處家人出而葬之旌表
蘇奎章筠連人博覽群書潛心理學事父至孝一日
與父入山遇虎莫所避章倉皇泣告願捨父食已虎
併舍之去人咸稱異後仕岷藩教授
王表嘉定人正德中舉人年十五父沒日夜號也母
攜抱慰解之曰獨不念我自後奮志讀書遂領鄉薦

念養母不赴會試有司强爲治裝初至烏尤返次至瀘州返三至京師試畢即兼程歸一日母病肺喘醫藥無効表夜分焚香籲天割左股煎湯以進頃之母呼表曰氣平痰靜胡乃然也表不敢泄戲笑如常它年母又病表刲右股如前母病又愈母喜醇酒表以醇酒進母喜奉佛表朝夕禮佛母喜膾間日一進膾執砧刀焉母欲誦三官經表跪誦移日提攜前後或如嬰兒或爲山歌野調以悅母母年九十無病而逝表仆絶三日不水漿嘉靖中旌表

宋顯章濮人諸生也事父至孝正德間廬父墓劉六

劉七賊至曰此孝子里也遺之失爲後賊信約百里內勿殘傷郡人依顯章者皆活顯章卒無子妻自經殉之

歸鉞吳人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後妻輒譖鉞以怒父父手擊鉞後母謂父徒手費力提大杖杖之家貧食不足炊將熟母即諓諓數鉞父怒逐出之鉞不得食而後母子得以飽鉞數困餬餉道中以歸父母相與詈曰有子不歸家在外作賊耳又復痛杖之鉞時時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俛首淚下鄰里莫不憐之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鉞擯不得見因販鹽市中時

時從其弟起居數致甘鮮正德中歲大饑後母不能活鉞涕泣迎養後母後母內慙顧感鉞誠卽就養鉞得食先弟後已已恒饑弟尋死鉞事後母無間鉞少饑餓面黃體瘠人呼爲菜大人鉞有族子繡亦販鹽養母二弟不肖數犯法鉞悉爲周旋繡每製衣繡妻請曰必三襲以予君二弟

張鈞石州人正德中舉人親老不仕孝行著聞父赦太學生也赦親早亡亦痛誓不仕隱居城北村嘉靖二十一年虜大入邊至石州城下鈞號哭馳一騎賊中求赦至則赦死矣鈞哀慟殞絕盡飲父血哀痛而

斃是年虜害最慘石州為親死者同時十一人而張承相干博張永安尤著也承相者州學生少孤奉母三十餘年負母避虜虜得之抱母叩頭號泣虜怒俱殺之既死尚抱母首不解博二歲而孤所居村谷從城中學虜至博號哭下城求母母已被執奮取道傍石擊虜虜就刳博心殺之母得遁時年十八永安椽吏也父爲虜逐永安持挺擊傷二賊趣父逸去身從後護之虜刳永安數十而永安死

唐儼全州人諸生也父陰柳州知州老得危病儼年十二刲右臂愈之其師窺知以語其家人合家驚歎

未幾父沒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其後游學從兄于亳嫡母蒙寢疾在家儼妻鄧年十八亦刲右脇進儼聞蒙疾馳歸而疾已愈拜鄧謝之鄧曰子母我母有二哉儼所生母沒號泣廬墓寢苫枕塊樵牧見其薪水艱疲率來相助儼謝之曰吾爲母氏敢煩諸君知州顧璘訪儼山中書其壁曰望母儼嘉靖初貢至京師有司奏旌門

嘉靖十年閏六月吏部言浙江東陽縣民郭珉告有應貢生楊成章係珉同母兄其父泰先任台州長亭巡簡攜正妻何來任不育取珉母丁爲副室生成章

泰卒何扶櫬還鄉成章甫四歲外祖與之子而奪還
其母母剪銀錢訣別與何各收其半以貽成章十歲
何臨終出半錢與成章成章號泣拜受比弱冠娶婦
月餘卽執半錢往錢塘尋母未知母爲外祖强嫁珉
父竟不能得而還珉常見母日夜焚香祝天望子未
知其故弘治十一年七月七日有東陽典史李紹裔
巡水利來宿珉家母隔壁聞紹裔與家人作楚語知
何道州人遣珉問成章消息紹裔備語故因命珉執
半錢往覓成章會成章亦再來浙尋母相遇于江西
廣潤門螺螄橋兩船相比各問程途因漸漸道故成

章泣云我初不知母所在比有訓導會稽人趙鑌知我失母哀情語以昔嘗教讀東陽爲珉師備知珉母離子哀情此必汝母我是行以此珉大驚異即各出半錢相合抱持拜哭與俱見母悲喜交至自兹成章三往迎母不遂棄月廩就養以終母年旣葬廬墓兩省覈實文章奬異載在朝覲憲綱藏之郡司縣府今成章應貢在部珉亦公事至京相隔萬里不期而會兄考居上游徒以年老隨例冠帶而孝義未白如蒙察其孝廉量加一職庶不孤聖朝孝治之意當道表揚激勸之道吏部覆奏楊成章幼齡失母長而知慕

行求再四孝則不衰郭琨遵命尋兄不遠千里昔朱
壽昌棄官求母宋神宗詔令就官楊成章孝行兩省
覈實載之憲綱藏之部冊有司知不能舉臣等又論
年拘例眞有媿以人事君之責請授成章國子學錄
樊琨花紅羊酒制曰可

周孝揭陽人少孤問母曰我何名母曰母養于望之
孝名孝矣孝曰吾能之何必讀書力田爲養朝衣冠
揖母就耕暮歸如之歲旱鄉人求雨不遂告邑丞曰
請命周孝子丞致孝子而遂雨

周聘桐城人諸生也事父母探志承色父母爲兄弟

折箸田畝聽仲叔自取之父沒躃踊哀慟者七日日三奠奠必孺子慕枕塊寢苫不離喪次母沒如之南方之人拘忌形家且難得地聘欲附葬父母於先隴之次宗人阻之哀奠至十年苫敗塊利尚不釋服邑令聞其孝表宅助葬資宗人乃許之或謂令助葬資嘗詣謝聘曰明府自爲治教謝何敢哉雖然孤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罪也更服二年乃罷蓋居喪十二年矣方十二年之前能預知未來事也它日室火鄉鄰趨救曰天實討孤尚敢拒命望火百拜而熄子三人漁樵給聘聘戒之曰山澤非吾有寧取其細者

漁蝦鯽樵荆榛足矣一日其子釣得大鯉竊詣水處而放之

劉和廬陵人父行賈溺死於池州和年十三慟哭嘔血毋解譬之自後行賈往來過父溺處輒悲憤不食設酒肴江滸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奔歸家益貧母没葬玉華山廬墓其處朝夕哭奠皆織屨易之居一年風雹伐屋獨和廬不壞山多虎夜行繞不驚又一年鄉里惡少惡其矯異夜爲暴客火其廬執和若之時已且滿喪乃歸納丁於廟而終喪於外寢和動

劾古人不恤譏訕自號耐辱居士其後老而益貧鄉人莫知重也

何倫江山人居父憂哀毀忌日咨嗟涕泣如初喪事母孝謹假貸爲用家雖貧儉母氏常食豐衣潔母失雞豚陽爲尋覓陰來其似者以進或笑倫迂曰雞豚小物而使母氏掛懷便不安適盜入舍覺之不呼將取釜乃語曰請留之備吾晨炊以食吾母盜媿盡還所盜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母亡郡邑賻之葬貲對使拜受終不造謝曰草土罪人周之則受何况及親造謝公庭非其分矣

彭寶桐城諸生也父母性嚴每値父母怒蹴踏叩頭涕泣至解天雨雪父醉怒詈母旣就臥寶終夜跪限外父旦啓户則寶在問何爲曰兒不能和豫兩親乞賜箠楚父曰醉詈汝母汝則何辜引入就爐寶再拜示不中寒父母自是不復反目也妻胡事母稍不敬欲出之里戚百留不聽母曰新婦事我善小失耳奈何處之不可自新之地寶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齊我耶其妻感泣卒爲孝婦寶始好施掩露放生繼乃從事學問立程過自省錄月朔正席自數書古聖賢列上坐跪而拜之曰敢憚自改年踰四

十孝敬不衰父死居喪如禮逾年而病以事母屬其子更曰喪服不畢死當以衰絰斂其卒也知與不知皆爲流涕

俞孜山陰人諸生也父華嘉靖初以里役解流徒徐鐸封口外防鐸過嚴鐸銜華毒而斃之而遂亡走孜聞號慟扶櫬誓以死報徒跣根跡歷數十郡聞已歸越匿其甥楊氏家乃結力士數人佯爲賣魚往來偵伺迄亡所獲十之城隍得漁之三益悲痛欲死夜夢神語之曰若謂漁不祥獨未知一喚卽在乎孜驚寤詰旦詣郡守乞助守南大吉壯而助之夜半卒縣入

楊氏家佯爲尋常人與鐸立得之卒復父讐遂不復
應舉養繼母以老人稱爲復讐愈孝子
范運吉蒙化人父寅自稱葫蘆山人旣補弟子員有
聲當貢矣有持其短語於提學提學暫黜之山人素
剛負其能旣遭斥辱不勝邑邑遂棄妻子遊楚蜀閒
數年歸妻趙已悲傷發病死山人益恚恨不樂家居
徑去不返矣時運吉爲諸生牽裾止弗獲將棄其業
行求之會當道惜其才留竣試事遂以嘉靖巳酉領
雲南鄉薦榜旣揭運吉與一子一僕號呼徒跣迹父
所經至荆州乃滅更前應試京師初運吉爲諸生時

雲南巡撫應大猷物色之及相見京師館之別室因其失妻許女嫁之運吉以父故諸而未赴癸丑春運吉益悲思不自勝乃刻木述事本末模紙且數萬仍剪尺帛書如刻語背揭之南下所至輒以刻紙張衢要見者莫不哀憐會其從父京山教諭運吉往見之居頃將東訪父於黃鶴岳陽二樓間會其從父以職事入承天承人陳生者方外士也爲言山人之事極悉蓋山人初去荆則經承舍于陳者旬餘因教陳以錬氣術已而別去登武當剪髮習靜于榔梅樹底與鍊師數輩相狎後陳以禮神至其地猶見之舉手相

問勞比再往訊之則卒矣豪葬樹側運吉聞言大慟
冐暑走承遂與陳偕發細踪之良是至其處啓遺骨
運吉鑱膚血瀝之殊滲於是負父骨歸葬於蒙化而
工部侍郎陸爲營祠碣於武當
崔鑑京師人父佑嗜酒狎娼取娼與居娼時時誣妻
佑常被酒窘辱之佑出娼惡詈妻妻復之娼擊敗妻
面妻入室撫牀涕泣鑑時年十三自學舍歸妻見鑑
悲慟不勝而語之故曰吾自尋死耳鑑曰母勿復憂
潛入學舍挾刃歸適娼掃廳且掃且罵鑑從旁拔刃
刺娼左脇隨斃鑑匿刀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父

歸不知以爲吾母母莫自明矣卽走迓佈果告妻於官捕者至鑑曰我也從廡下出刃示之遂就獄事聞世宗下法司議刑部尚書聞淵等議鑑孝心迫切情在全母請釋其罪詔曰可

丘緒鄞人邑諸生也父鑑爲國子生娶余而妾黃黃生緒以不狎於余被出鑑卒緒年十五事余至孝余乃愛緒如己子臨卒告緒曰汝之愛我也如生母汝自有母弗可失也緒切切求母顧母出二十年所矣黃始鬻於包既而轉徙杳不可跡一夕夢神告曰台州金鰲寺前君母處也明日上郡憩於途一人識緒

漫問曰丘有出母乎聞其子賢也緒心異曰何從知
我問奚自則故包氏養馬厮也緒求厮跡母厮歸而
問厮之母曰里有周平者曾口其事顧今平也不在
配戍於京師矣是時緒姊夫方舉進士需次京師緒
貽姊夫書物色平會天雨平避雨姊夫邸舍姊夫聞
其鄉音問之平也爲緒問母曰適台州李憲副子以
報緒緒立裝之台至李家李已沒無子所後者遠族
子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掩泣台道中或告之曰此中
有媒老矣或其閱人多儻聞之導往詢則云黃居李
無依適僊居之吳曰復詣媒且審叩之媒已老其夕

忽暴亡緒莽莽行之僊居歷覼數十家見一門頗飭蹐而入有兄弟二人亦皆諸生止緒宿爲問其家諸母有諸母者則黃故主母也然亦不詳所往呼舊蒼頭問之曰適于金鰲寺前去歲經之巳殯其傍矣緒泣曰悲乎哉此吾夢中語也雖然得撫棺泣母亦畢吾志於是吳氏二生送與偕道犯一牛觸緒墜溝溝在金氏之門金氏兄弟二人爲馬長傭肩輿緒從溝中起而吳氏二生告馬長所繇馬長曰吾昔傭肩輿舁一婦人至縉雲蒼嶺下其是乎存亡不可知顧寺傍棺非其人也馬長兄弟忽入門縛輿出曰願執廝

役送君蒼嶺下緒喜甚別二生輿而至蒼嶺與二馬長直馬長不受曰君孝子也吾兄弟感君哀苦而輿君望貟哉投金去生徘徊嶺下旬餘無所咨有織屨者曰去此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氏媪年六十矣君之邑人也然意其亡乎緒求織屨者與俱問得之則黃氏固在以爲未信遣奴詢諸陳伥伥委巷中忽一媪竚立門次探之鄞人也加其從來具悉媪亦轉詢丘氏耗語合奴馳告緒緒踉蹌奔抱持母悲號感泣驚動其閭巷陳翁無子家貧多負緒悉爲翁償理迎與其母俱歸別室奉之翁卒請母入家率妻子孝

事亡怠緒屢舉不第年六十餘及貢而卒家人聚泣請所囑張背言曰婆要緊婆要緊蓋囑以其母氏嘉靖中旌門

韋起宗晉江人生而孤母蔡寡守之起宗奉母至孝遇縉紳先生輒長跪百拜求其文詞以彰母節爲母請於朝冀得旌表假貸行錢以求之求之不得至三十餘年一日幾得復爲忌者所沮涕泣痛恨雙目青盲又十餘年乃得之目則明開母沒廬墓三年更念幼孤追爲父服者三年又以三年廬父之墓松蟲大生近墓松楸皆被蟲食起宗抱樹而號蟲不敢近一

日雨甚聞廬外有呼聲出視之廬遂崩廬畢之日郎
鑿巳墳其處曰庶幾生死侍吾親旣沒鄉人名其里
曰節孝以志其母子去之三十餘年所居火四鄰皆
火獨其母旌節坊歸然完峙嘉靖中旌表

潘寬晉江人兄實爲諸生寬入學舍省兄兄方與友
對奕寬推下枰子拂然去友人大驚曰君有評弟兄
老晩子一日病篤寬刲股療之股尚未進巳有鬼物
語兄曰君有賢弟刲股食君我是不敢侮君我則行
矣頃之寬以股肉進兄曰汝豈刲股食我耶子事父
母則然我兄也何至是旣瘥語寬曰我老乃子老人

子寧知我出耶吾且去之弟之事我何嘗藏子寬曰兄何爲出此言視兄子如子復加厚焉

何孝六安人母患發背顙天願代有神化而爲醫教之嘗糞以試之孝嘗母糞神曰可愈母愈後壽九十餘卒既葬廬墓天集蜜蜂六十窩足以養老人稱蜂窩孝子嘉靖中旌表

陸尚質山陰人送父登舟海口風作舟將覆尚質號泣投風濤中捄父父舟得濟而尚質溺死人名其渡曰陸郎渡嘉靖中旌表

葉文榮海寧所軍餘弟文龍殺人坐法其母愛弟涕

泣不食文榮謂母曰弟年尚少我長矣又有子請代
弟詣官自言已殺之竟坐法
殷士望鎭江府庠生父被强寇執縛士望徑奔賊所
泣告請代賊忍而試之火炙刀刺受之怡然詞氣慨
切賊義其孝皆羅拜去
李壯丁兒安定縣民虜大至壯丁兒從父母奔避山
谷卒與遇虜縛母去壯丁兒取石擊虜母得脫前行
復遇五騎一騎下馬還縛母其母呼曰壯丁兒但逃
命勿顧我壯丁兒不忍手提鐵骨朶擊仆一虜母跳
得生四騎圍壯丁兒斫碎之

伍民憲晉江人嘉靖季倭至其村民憲扶父逃反遇賊長跪乞曰勿驚吾父餘任君欲賊不聽刃之民憲挺身殺二賊又傷數賊後隊至落其右手臥草中一手荷戈口喃喃呼父三日乃絕其後人時時見之烟雨中荷戈立則輙合掌呼伍孝子而過

朱玄昊樂清人事母至孝母性嚴厲玄昊年五十嘗受笞嘗退治生池上值寒凍誤墜水中母疑其受笞而慍也怒復大杖之衆為跪請得已其妻又以子婦之譏不悅於姑玄昊不敢辯第屏之十餘年寢處常在母側後以庠生應貢且行母乃悟召其妻復為姑

婦如初玄昊既行中途念母亦棄牒歸
陝西按察副使梁應策鄢陵人七歲母病殆焚香泣
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謁城隍廟伏地泣幾絕遇一黃
冠授藥一莖僅寸許飲之而愈二十四籍鄉書孝聲
藉甚三十四中嘉靖乙丑進士居都下心脉脉不肯
拜官父詒書切戒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
中爲郎十年三請告省親留妻侍養陞成都知府以
去家遠不願之官號泣請父父大怒曰不聞孝經始
於事親終於事君猶伏地不起父舉杖欲擊乃起戒
途抵成都數月而大計計畢疏請終養時父母年並

七十躬調甘脆一茶一湯必跪進之父數過親友家每至漏下數十刻秉燭坐待應門報至趨迎掖門入寢候寢定乃退質明盥沐至寢門問侍婢安否稍不安節憂惶廢食人言脩虔太和山可致親壽徒步往十步一拜千有餘里時父母年竝八十矣母没哀毀如禮既葬廬墓側暮歸侍父父病痺伏枕調飲食跪榻下手舉七筯進牏厠衣躬視滌濯如此者年餘子没妻亡一切不問父没合葬廬墓如前日以筐盛土首頂培墓有慈烏數百馴集廬下筐舉卽飛若前導然服闋尚不能去縉紳先生曰孝雖無窮如禮制何

拜泣徹廬嘗夢一緋衣幞頭入呼曰梁孝子我後漢肇恕葬我詰旦園丁劚土得石果肇恕之墓祭而葬之人謂至孝感通如此應策初成進士部送遼左軍餉餉並足額遼軍大懽營繕董大工精筭縮出中官不得妄費改户部郎督維揚餉裁罷冗濫揚人稱之嘗得內轉爲中官所中陞知府親終撫按交薦其孝行詔補登州練卒賑饑具有效久之陞陝西按察副使力疏投閒其卒也鄉人爲立梁孝子祠

陳經孚平陽人少孤事母至孝遇倭來負母避之竟遇之途倭索母珥環經孚護之倭以刀截耳至肩而

死手猶未釋母也

朱泰會稽人諸生也家貧事母至孝與妻吳糲褐不完而母之服饌殊極軟好母性卞逢其怒時與妻同跪欲撻則近榻以就之泰死無子或勸吳它輒號哭欲絶奉姑至没備諸辛苦

趙智趙慧鉅鹿人母避賊爲所得索財不遂將殺之智追至跪賊泣曰吾母年老願殺我慧復至跪賊泣曰吾兄成人釋以養母我則代兄智曰弟吾母所愛可殺我弱弟母曰吾老矣殺母留子以存吾門賊曰慈孝人也竝釋之

李學梅麻城人臬椽也世宗哀詔至學梅以椽與入臨哭獨哀臬有寃因白按察使出之其人聞知懷金謝艴然却之有三庶弟父嬖之獨與便利私益學梅大父爲學梅不平學梅曰弟吾手足也愛我弟即愛我手足祖何慰焉母死守墓三年力不能廬獨棲草間暑雨一蓋寒冬一槀而已朝出營夜必返墓次墓近溪滸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望墓呼母如是達旦一夜雪積數尺有隣父意學梅苦雪或它之往瞷之槀没雪不可辯良久始露見其會撮大嗟歎以語之人人父死亦如之

何茂先余從兄也口不二價生無二色事繼母至孝繼母病禱神願代繼母有女與子同痘女殊沉頓爲文告神願以己子易妹之生其辭曰母年已暮生僅此女民齒方壯尚可圖也竟子妹俱愈晚歲生涯疲乏資本俱失久之乃知爲隣人竊去絕口不言曰言之彼無顏爲人矣一日赴臥床間棟將撓忽起行棟正撓其臥處人謂善孝所感

長興窶者家數椽耳而無方以養母窶者之從父富齋爲酒致客召窶者侍窶者懷楮而就席凡諸熬敳糗餌之屬竊竊伺候不顧盼累而寘之袖中諸客目

攝之酒闌從父出金屈卮爲客壽有閒家僮報失卮客相顧曰吾輩飲人酒而失人卮不可不自明則皆闔門搜搜先於窶者窶者自服從父曰卮今安在曰傳而出之矣待旦旦從父往索卮窶者曰金已銷化兒竟有數椽請以奉父以抵金屈卮抑去此吾母則無所居止盍待吾母有止舍即奉父矣從父聊寬之與爲期居數月客來語從父曰向夕也不佞不勝酒而先亡去置卮樓簷閒今日方記憶君家定索卮不得枉君家僮耶從父從樓簷求之則卮在急召窶者窶者至猶理前說叔父曰癡兒卮在也何自誣窶者

曰大人爲酒置客名兒侍兒甚寵席間竊竊大人有羞懐之楷間兒思兒母也食而不能旨而思旨兒母兒寠人也方捜危急時人方重見疑告以養母誰信者豈以大人猶子見饕餮於豪富人且大人致客寧忍客受不汚名則兒自居之耳從父歎曰我幸贏也有二子顧寧子如汝汝貧也吾寧不子汝郎復爲酒置客名寠者侍言寠者於諸客諸客皆欽重郎分其家財爲三等之於巳子

吳門乞兒行乞吳市中夜止吳橋下以其所乞貿酒缶而致之母而歌以侑懽吳中貴人乘月橋上聞橋

下有歌聲俯覷之一男子坐老嫗塊上酒而歌名門之曰乞兒有母實用爲懽有年矣貴人大嗟異之遍告於諸貴人而乞兒之孝聞吳中於是吳中諸公宴集輒置餘豆閒待孝乞兒也